

Blue Dream

藍色暢想

孙晶岩 / 著



人民出版社

藍色暢想

孙晶岩 / 著

 人民出版社

策 划：杨松岩

责任编辑：徐 源

封面设计：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色畅想 / 孙晶岩 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 - 7 - 01 - 019650 - 3

I. ①蓝… II. ①孙…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79905 号

蓝色畅想

LANSE CHANGXIANG

孙晶岩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石家庄联创博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数: 200 千字

ISBN 978 - 7 - 01 - 019650 - 3 定价: 4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 (010) 65250042

目 录

001	山水篇	090	绿的感悟
003	山水是乳汁	095	南中国海的一颗绿色明珠
005	海草房	099	东方之珠
012	山坳上的圣地	102	茶马古道
021	送你一块绿地毯	107	北回归线上的翡翠
023	热带风情迎面扑来	109	武夷山散记
028	西双版纳植物王国探秘	120	风雪湘西路
032	烟台的海	125	少华苍苍
036	青岛蒙太奇	128	华州掠影
047	我登上了辽宁舰	130	皮影寻踪
052	白云为我铺大道	132	老腔
056	留住乡愁就是留住根	135	话说药膳
060	鼓浪屿走笔	138	夜宿罗布泊
069	海口骑楼老街	141	呼唤阳刚
074	走进周恩来的故乡	144	祁连山下的沉思
079	冬访唐古拉	147	昆仑颂
086	牧云庵画村	148	和田，和田
		149	胡杨礼赞

150	新疆的诗乐舞	222	那过去了的
158	艾德莱斯绸裙子	225	亲 情
161	太极拳故乡游记	228	手心里的宝
166	享受上海世博会	231	博物馆何时能够成为一个大课堂
		234	曾经当过兵
171	亲情篇	238	老区的八一建军节
		242	生活处处都是诗
173	最忆是西部	245	把书桌搬到田野上
181	我为父亲收集砚台	250	《穿山甲丛书》诞生记
184	抗战中的英雄母亲	254	好气质是书香熏出来的
189	我的军艺同学麦家	257	腹有诗书气自华
196	炸酱面的故事	260	文化的警觉和文化的自觉
199	读书的家庭氛围	264	以奥运的名义雅聚
204	我们母与子	268	老女排精神回来了
207	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	271	爱使人心中有力量
210	陪 伴	275	郎建扎西，你在哪里
212	同为女人	281	中国式幽默
215	一碗姜汤	287	我与河北老区人民
218	永远的经典		

山水篇

SHANSHUI PLAN

山水是乳汁

桂林山水以独特的魅力引来了无数文人墨客。早在明代，徐霞客就来到桂林，他在桂林和阳朔整整待了一个多月，足迹遍布那里的山水洞穴，终于写出了四十多篇游记。

人们来到桂林，往往不会忘记漓江。漓江仿佛一条绿色的玉带，蜿蜒萦绕在青山之间。山水相依，风景如画，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从桂林至阳朔的八十三公里的水路，我目不暇接地盯着两岸的美景，九马画山、黄布风光、浪石览胜……竟然一点也不觉得累，百里漓江真是百里画廊啊！

走在阳朔的街道上，只见一幢幢老屋发出思古之幽情，一块块青石板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山也幽幽，水也幽幽，整座县城依山傍水，仿佛是一幅水墨画。县城里有一些洋妞儿，听说是当年到桂林旅游被这里的山水所迷醉，自愿嫁给阳朔的小伙子。她们舍弃了大洋彼岸的富庶生活，只为了能够生活在这仙境般的世界里，桂林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桂林的秀美山川令我流连忘返，桂林的文化品位更令我怦然心动。这里不仅有闻名遐迩的山水文化，而且还有历史悠久的史前文化，精妙绝伦的水利文化，诗文并重的摩崖文化，古色古香的藩王文化，名扬四海的抗战文化。

我曾经在西安看到过古代碑林，也曾在荣成看到过现代的将军碑林，但是令我震撼的则是桂林的桂海碑林。桂林有一千五百多件摩崖石刻，上起南朝，下至民国，年代可谓久矣。这些石刻有题名，有题记，有诗词，有曲赋，内容涉及古代一千七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关系等，是一部活的历史教科书。那幅《元佑党籍碑》，是反映宋王朝内部党籍之争的历史见证。那幅《静江

府城池图》，是目前全国仅有的一块反映宋代桂林城的摩崖城图。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来到了位于尧山脚下的靖江王陵。靖江王陵是朱明王朝分封在靖江（桂林）历代诸王的陵园，素有“岭南第一陵”之称。靖江王陵背靠尧山，山峰酷似座椅，左右两侧群峰林立，错落有致，正前方奇峰耸峙，山峰间形成了天然的陵口，景致深邃。

靖江王从册封到灭亡共存在了二百八十年，有十四人先后承袭了王位，其中有十一个王埋葬在尧山。这十一个王的陵园加上其他藩戚王室的墓群，就构成了一个方圆百里、极富江南特色的墓群——靖江王陵。靖江王陵的建筑布局呈长方形，中轴线上序列有陵门、中门、享殿和地宫。这种布局使我想到了陕西的乾陵。陵墓的正前方与尧山遥遥相对的是旗山和鼓山，旗山仿佛是一面三角形的古代战旗，鼓山似乎是一个圆形的战鼓。这两座山使我想起了击鼓而战旗开得胜的场面。靖江王陵是全国最完整的藩王墓群，考察这座墓群，不仅仅是看到这里奇特的风水，更重要的是可以研究明代的藩封制度，感受封建王朝等级森严的礼制制度。

旅游不能只见山水，不见文化，山水是一种乳汁，人文是一种文化，徐霞客既开了中国地理考察的先河，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养料。徐霞客的游学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吗？

海草房

每个人的心中都藏着自己的田园梦，我的家乡位于山东荣成海滨一座古老的渔村，那里有一种极富地方特色的民居——海草房，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的爷爷曾经是一名远洋轮船上的海员，凭着精湛的航海技术漂洋过海到过英国，对大海充满了感情。英国人要提拔他当船长，他说我不懂英文，还是回家乡吧。

70多年前，爷爷买来上乘的石材和木料，从浅海打捞海草，带领全家人自己动手在家乡盖了五间海草房，房屋结构颇为奇特，青花石古朴，青砖厚拙，海草素雅，门窗和房梁都是自己手工制作，屋里设计了一个地窖，冬天可以储存蔬菜、水果，山墙上还镶有“拴马环”，可以拴牲口。

我的爷爷、奶奶、伯伯、爸爸和姑姑当年就居住在这个渔村，这是我们家的根，是血脉的源头。爷爷热爱荣成，用当海员的积蓄供养三个孩子读书，三个孩子就是从这里参加革命，考取大学，成为领导干部和工程师。

最爱是故乡，我回乡探亲时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海草房外表粗犷朴拙，其实冬暖夏凉，非常宜居，我特别喜欢住家乡的海草房，睡农村的土炕，吃家乡的饭菜。越是民族的东西就越是世界的。这栋祖宅洒下了我祖先的汗水，承载着我祖先的心血，彰显着我祖先的智慧，记录了我祖先的印迹。

可是近年来，全国到处都在刮破坏古村落、拆毁古民居的风，冯骥才亲口告诉我从2010年至今，每天有80—100个古村落从中国的版图上消失，听了他的话，我忧心如焚。拆毁古村落之风甚盛，我们家乡也未能幸免，一些人嚷嚷着赶紧拆掉海草房。经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年久失修，我家的老宅屋顶有些漏雨，

院落有些破败，我打算回故乡收拾祖宅，有人劝我你不会烧柴锅，不习惯旱厕，更不习惯没有洗澡设备，农村的房子有啥好住的，干脆扔在那里等待旧村改造算了。

我对这个建议投了否决票，我深知并不是每一座老宅都值得重塑，但我家的老宅不同，它珍贵就在于那是古渔村的海草房。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无声的语言，历史的回眸，在原始石块或砖石块混合垒起的屋墙上，有着高高隆起的屋脊，屋脊上面是质感蓬松、绷着渔网的奇妙屋顶。当您走进山东省荣成市的渔村，就可以看到这些以石为墙，海草为顶，极具地方特色的宛如童话世界中草屋的民居。灰褐色的干海草层层叠压，自然弯曲下垂，苦成 50 度角的屋顶，酷似人字形，有的用渔网绷紧海草，宛如女人头上的发网。屋脊高耸，远远高于普通的砖瓦房，外墙多以大块的天然石头辅以青灰砖砌成。

这是荣成沿海地区的传统民居，砌青砖为墙，苫海草为顶，至今已有 1000 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生态民居之一。这种建筑早先在胶东海滨比比皆是，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年人向城市的迁移，人们保护古村落观念的淡泊，生态民居已经濒临萧条，在中国并不多见，尤其是某些人看不起民族的、传统的民居，整天嚷嚷着拆掉海草房，毁掉古村落，进军大城市，统统村上楼，海草房已然成为历史文物了。

如今会苫海草的师傅已经年逾古稀，再不挖掘，这门手艺很快就会失传。因此，我要做的事情不是简单地重塑老宅，而是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古村落。我把想法向表弟和盘托出，谢天谢地，表弟这个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高材生，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建筑学博士时看到了大量欧洲人保护古建筑、古村落的先例，我们一拍即合，决定忙里偷闲回家乡干一件傻事。

考虑到家人对这所祖宅的深深眷恋，所有的设计思路尽可能地以保留原有建筑风格为主，在不失原有海草房风格的前提下，用现代设计的元素，还原海草房的外形构造，同时逐步梳理、优化老宅内部各功能区域间的空间组合，达到最适宜居住的改造目的。有人劝我只要有钱，在哪儿不能买新房子，干嘛非要住那个

破房子？我说：有钱可以买到豪宅，却买不到祖先的记忆，家乡的味道，自然的生态。我执意回家乡修房，表弟和他的建筑师朋友成为我最坚定的同盟军，我们义无反顾地杀回了老家。

老宅是破旧的，因多年无人居住，敞开的院落里、屋子里堆放着散乱的碎石，墙体严重剥落，尤其是红砖砌成的部分，在海风的侵蚀下变得残缺衰败，最具特色的海草屋顶也因为缺少人烟而显出些许憔悴。是啊，房子盖了是给人住的，失去了人烟的房屋就像糟了心的莲蓬，终有枯萎的一天。

改造老宅碰到了两个最大的难题：一是长时间无人居住导致整体建筑老旧破损，屋顶、外墙、门窗等部位均须修缮；二是内部居住功能不完善，缺少现代化厕所、厨房等基本的功能空间，难以满足现代都市人的生活需要。看着破败的院子我心里惶恐：这房子修得成吗？

表弟却坚定地说：“晶岩姐，你放心，多旧的房子，我都能修建好！”

我们首先从堂屋入手，北屋是老宅的主体部分，也是被重点关照、需要保留海草民居最原汁原味儿的那部分。开始，我们担心堂屋顶梁有虫蛀或腐朽的风险，没想到打开查看，发现顶梁保存完好，历经70年依然完好无损，可以承受一个成年人直立行走的重量，尤其是看到顶梁上斧子打磨过的痕迹，海草苫叠的讲究，我仿佛嗅到了爷爷汗水的芳香。爷爷做事特别认真，我家的老宅不是豆腐渣工程，看到他设计的屋顶、砌的砖墙、苫的海草和盘的土炕，我理解了什么叫作独具匠心。

人的生命是一根链条，爷爷万万想不到几十年后，他的后代会在翻修房屋时检验他的施工质量，翻修老宅正是生命链条的延续，表弟在屋顶木梁上加了一层防腐措施，并用砂纸重新打磨处理，顿时旧貌变新颜。这是我们与祖先的对话，对文化的传承。

第二个难题是作为屋顶的主要原料，海草已然很难寻到，这种天然的建材取于自然，却在过多的人为活动中濒临绝迹。朋友出主意这些年大拆海草房，村民家有存货。我们四处搜寻，终于搜集到足够的海草，但新的问题又来了，海草尚

可寻，工匠杳无音。家乡的海草房大都是几十年前老辈人所盖，在年轻人向城市外流与传统建筑迭代的双重冲击下，苦海草这项传统工艺正面临失传的危险。我不死心，向家乡的朋友询问，期待能够遇到理解我的人。原以为朋友会埋怨我异想天开，没想到他的声音震得听筒嗡嗡作响：“孙老师，我太理解您了，人家都在大拆海草房，您却要重盖，您是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一定帮助您！”

朋友是学美术的，画家和建筑学家对于传统民居古朴的建筑有着特殊的感悟，温暖的话语像海风吹拂着我的心田，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擅长苦海草的工匠，成功地完成了海草屋顶的翻新，并在里面铺了两层木板进行加固和隔离。修缮期间有很多人赶来看苦海草，赞不绝口。通过与工匠的交流，我们逐步深入了解了这门工艺，愈发在内心深处萌生使命感——重现几近失传的民居，让海草房重新被人知晓、被人居住，而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一个模型。

屋顶修缮后，我们着手开始进行外墙与门窗的修复。这座老宅的外墙大体由基石、青砖与红砖三种建材构成，为了维持老宅原貌，最为理想的是青灰老砖，但目前在农村很难找到，我们无奈只能用新的青砖来代替。

考虑到防潮功能，我们用硅藻泥来涂抹墙面，效果不错。门窗用什么材料？我主张用木门木窗，土就土得掉渣儿，和海草房顶相得益彰。表弟坚持用断桥铝，说可以保护房屋的私密性，防潮、防虫蛀，能够有效适应海滨环境，无人居住时也能保持建筑的坚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最终我还是采纳了表弟的建议，他是建筑学行家，听行家的！

院落内外，我们都以鹅卵石铺地，一来可以控制杂草，二来可以光脚在上面走，按摩脚心穴位，三来鹅卵石铺地防滑效果好，四来美观好看。

老宅院子里藏着一口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老井，虽然村里已经用上了自来水，我们还是保留了这口老井，并且复原了压水机，希望让来这里生活的孩子体验一下以前居住在这里的人是如何打水的，告知他们生活的不易，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老宅的厢房屋顶原来是平顶，便于晾晒粮食。由于房屋的功能发生变化，表弟重新设计了一个休闲观景屋顶，可以通过南院墙的楼梯直接登上去，既

增加了院内的竖向空间，又增加了院子的趣味性。屋顶上铺了一层白石子，并用铁格栅固定。家乡的村落自然生态极好，没有雾霾，无花果和酸枣树探头探脑地伸进屋顶平台，傍晚我们坐在那里乘凉喝茶，海风习习，笑声阵阵，树影婆娑，抬头仰望星空，海上升明月。海上的月亮离人很近，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金盘悬挂在头顶，金黄耀眼，伸手就能摸到；银河好像一条注入牛奶的河流在眼前流淌，我分明看到了牛郎与织女相会的鹊桥；久违的星星明亮清晰，调皮地眨着眼睛，星光灿烂，真想抓一把星星攥在手里把玩，那是不可多得的享受。

房子建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室内装潢非常关键。表弟用桑拿板吊顶，并挂上极具设计感的灯具。客厅地面全部采用仿古地砖，美不胜收。我和表弟来到北京高碑店仿古家具一条街，不停地淘宝，买了一堆朴拙的木质家具，既体现了厚重、沉稳的老宅文化特质，又保留了农村质朴、简约的室内风格。细节决定成败，我非常重视细节，隔三差五地去逛市场，窗帘选择蜡染布，草编挑选山东农家风格的造型，海螺、海星、海草、剪纸、蒲团、玉米、辣椒、布艺鱼……我们的老宅就是一首甜蜜的诗歌，一个温暖的巢穴，一瓶陈酿的老酒。

我们修建了两个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还建了两套太阳能洗澡设备，一个在室内，一个在室外，从海边游泳归来，站在自家院子里淋浴冲洗沙子，享受阳光、沙滩、海浪的抚慰，别提有多惬意了。我们还建了厨房，烹饪农家饭菜，将保存乡土特色与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结合得十分完美。房子修建得很漂亮，所有来参观的宾客都竖起大拇指，书法家朋友给我们赠送了书法作品，画家朋友送来了画作，我还淘了几个瓷瓶摆放在堂屋里，煞是好看。

房子修好后，我们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坟前，向老人家禀报。我们修海草房的行动正是为了纪念爷爷奶奶，寻根问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据考察，自新石器时代到 20 世纪中期，海草房一直是荣成沿海民居的首选，是荣成沿海极其古老的民居标本。它与这里的人类繁衍、自然变化、社会变迁、朝代更替有直接的关系，与荣成的政治、经济、文化、海防、城乡建设等发展密不可分。每一幢海草房都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每一幢海草房都是一段荣

成居民居住生活历史的见证。这个在荣成沿海特殊的自然环境、特殊的生态资源、特殊的人文历史所产生和延续下来的民居形态及其精神内涵，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村落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家园。难以数计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在村落里，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根性和多样性都在村落里，保护古民居可以为传统村落留住“乡愁”。坐在老宅里，查阅荣成历史，听家乡人讲述荣成渔村的变迁，其乐融融。

现在越来越多的古村镇在商业开发中变味儿了，失去了原来的面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传统村落消失。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修缮的不只是海草房，而是百年的历史和乡愁，我要探讨的正是渔家的海洋文化。

我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海草房是夏天消暑的最佳居所，房子建好后，我和妹妹、妹夫、表弟、外甥成了老宅的第一批客人，大家回归自然，笑逐颜开。表妹从美国回国探亲，我带她到老宅居住，深切体会到海草房的妙处，三伏天不用开空调仍然凉爽宜人。我们玩海岛、游海滩、戏海水、吃海鲜，乡亲们这个送上一把新摘的蔬菜，那个送上一盆新鲜的无花果，我在老宅里用家乡饭款待表妹，她高兴地合不拢嘴，还拍摄了老宅的视频，说要带给美国的朋友看看。

我家附近有个天鹅湖，每年冬天，有上千只天鹅从西伯利亚前来过冬，天鹅很精明，哪里生态好就往哪里飞，不需要签证和护照，家乡人热爱飞禽走兽，没有人去伤害它们，我和朋友驱车去天鹅湖看望成群结队的“凌波仙子”，别提有多惬意了。

自从我家修缮了老宅后，周围一些原来打算拆掉海草房的人家也纷纷仿效，很多人家都重新加固了房顶，我们在院子里种了石榴树，挂上渔网等渔具，归真返朴。老宅影响了当地领导，他们亲自到我们村看望，我苦口婆心地对他们说：“从官方到民间，保护传统村落的意识还不够强，也容易受外界干扰。咱们千万不要拆掉海草房，中国不缺少高楼大厦，缺少的是传统民居，北京拆掉了四合院和胡同，老北京的味道没有了；荣成如果拆掉了海草房，荣成的味道就会消失，

我在老宅里能够感受到原生态的美，一定要保护古村落！”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老宅是诗意的栖居，乡村是灵感的源泉。文化的传播是心灵的传播，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最大的愿望是保护好中国的文化遗产，把中国文化做精、做深、做细，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山坳上的圣地

应邀到延安参加读书讲课活动，我坐在飞机的舷窗下，痴情地望着脚下的土地，银燕在延安上空盘旋，我看到了一道道沟来一道道川，看到了“延安新区”的字样，脑海里蓦然蹦出了六个大字：山坳上的圣地。如烟的往事一幕幕在我记忆的荧光屏前闪现。

与一座城市结缘仿佛是命中注定，我与延安的缘分始于 42 年前，当时，延安的交通非常落后，不通火车，但我却执意要在寒冬腊月去延安看望北京 101 中学在那里插队的同学们。

也许，这与我的家族有一种红色基因相关。1937 年，为了抗日，我的姑父和 4 个小伙子一起，从家乡胶东骑自行车到延安投奔红军大学，姑父成为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在土黄色的窑洞前，听毛泽东把红色的道理宣讲。毛泽东要求他们一是当学生，二是当先生，三是当指挥员，姑父抗大毕业后回到胶东抗日根据地，播撒革命火种，枪林弹雨戎马一生，成为开国将军。这红色基因使我对延安充满美好的想象，我以为那里到处都是山丹丹，到处都是清凌凌的河水蓝莹莹的天。我一遍遍地吟诵着贺敬之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1976 年冬天，我冒着严寒从西安搭乘一辆拉土豆的卡车来到黄龙县，再设法从黄龙县直奔延安。坐在汽车上，我的心像出笼的鸟儿一样欢快。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颠簸着，一道道山来一道道川，我没有见到山丹丹，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贫瘠的黄土高坡和一群群贫穷的庄稼汉。

伍志毅是我儿时最好的闺蜜，我参军后，她读完高中，本可以留在北京，却